新时期嘉定作家群
文学丛书

石榴红

无论古今，人性是相通的

葛秋栋——著

文匯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新时期嘉定作家群
文学丛书

石榴红

葛秋栋——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榴红 / 葛秋栋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2019.7
（新时期嘉定作家群文学丛书）
ISBN 978-7-5496-2889-6

Ⅰ. ①石… Ⅱ. ①葛… Ⅲ.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Ⅳ.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27903 号

石榴红

著　　者　葛秋栋
策　　划　朱耀华
责任编辑　吴　华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出版发行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32
字　　数　200千
印　　张　9.375

ISBN 978-7-5496-2889-6
定　　价　39.00元

新时期嘉定作家群文学丛书序

孙甘露

此次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丛书，是在2010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嘉定作家群——资料卷、作品卷》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全面深入地回顾新时期以来嘉定作家的文学创作成就，以作家个人作品或作品集的形式，梳理展示嘉定作家在文学创作上的探索和贡献。同时，也令我们深思嘉定这一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城如何在今日延续文脉，养育了风格如此多样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透露出对时代和生活的细致观察，叙事沉着从容，不为喧嚣的潮流所动，而角度和笔触又是迥异多姿。

此次收入文丛的殷慧芬、张旻、楼耀福、龚静、须兰、许佳、戴达、魏滨海、戴臻、陆棣、赖云青、赵春华、陶继明、葛秋栋、王威尔15位作家的作品，涉及了小说、散文、儿童文学等诸多领域，作家的年龄和创作经历也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而来，他们的作品既表现了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巨大变化，也反映出时代变迁下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人群的内心生活的细微演化；同时，在不同时期和各自领域文学创作的流变中保持了敏锐的观察和高度的警惕，不为时俗所迷惑，又新意迭出，触动人心。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对文学历史的深入研究使这些作品周

正、持重、谦逊而意蕴绵长。

对这些作家、作品的研读和品鉴，应该更多地着眼于上海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的视野中，更应该仔细地探寻滋养他们的嘉定的历史、文化、地理的特质和氛围。在某种意义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使他们获得了有效的距离和冷静的观察，这种文学上的大城小镇正是孕育史上无数重要作家、催生重要作品的得天独厚的土壤。

正如许多专家、学者一再提及的，嘉定作为人文荟萃的名城，产生过钱大昕、陆俨少等著名的学者、艺术家、教育家等，我们深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文丛所收录的嘉定作家的写作，会在历史的眼光中被不断地再发现、再阐发，也为后来者接续传统树立有益的典范。

2019 年 5 月 19 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001 红雪
035 陶庵留碧
052 多雷之死
066 救子
085 石榴红
163 古墓缘
198 空屋
224 午夜静悄悄
242 清镜河　墨镜河
269 牛先生辉煌记
293 后记

红雪

1

“孔将军，你看呀！”

孔有德勒住马缰，目光顺着副将手指的方向看去，前面是一座突兀的山峰，峰底有一片开阔的雪地，四个锦衣缎服的男子团团围住一个年轻的白衣姑娘杀得难解难分。

“孔叔叔，”和京痛恨这些以强凌弱的家伙，摘下赤铜紫金锤说，“让我前去助那姑娘一臂之力。”

“慢！”孔有德伸手拦住青年，“我们刚来乍到不可莽撞。”

和京只得勒住缰绳。胯下的赤兔马焦躁地打着响鼻，蹄子不停地刨着脚下的白雪，立刻腾起一团白雾。

姑娘手使防身软剑，剑法精湛娴熟，武艺不错，不过对手也不弱，不多一会儿体力不支，终于寡不敌众，剑法渐渐慌乱起来。

锦衣男子四人中那个年长的，一看稳操胜券，便跳出圈子，喘了一声，单刀往雪地上一插，大声高喊：

“伙计们抓活的，这么个漂亮女子，本知县还得受用受用哪。”

“是嘛，姑娘你若是依了王大人，自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

“嘿，你若不识抬举，王大人可是有权有势的人，你终究跳

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

姑娘打又打不赢，走又走不脱，气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她稍不留神手中的软剑被打落，几个家伙一拥而上擒住了姑娘，那个王姓狗官，厚颜无耻竟当众动手动脚，肆意侮辱……

孙和京气得眼中火花直跳，没等孔有德反应过来，一拍战马，灵动的战马一阵风向前面的峡谷飞驰而去。

“好大贼胆，光天化日竟敢强抢民女，先吃我一锤。”

知县王皓等人先是一愣，旋即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态，蛮横地说：

“在本知县地界，关你小毛孩屁事。”

手下的喽啰，一个个似豺狼一般看王皓眼色一齐抽刀扑向和京。这时，孔有德和随从也已赶到。和京却道：

“孔叔叔，众将军不必动手，让和京来收拾他们！”

“……”孔有德见此场面心中也有不平，就由和京一人跟这帮贪官污吏打斗起来。

这时，和京早已舞动双锤与王皓等四人战在一起。王皓一看突然来了这么多官军，心中不知深浅，一看苗头不对，慌忙招呼一声，四人抱头鼠窜朝吴桥方向奔逃而去。

有德不让和京追赶，他望着四人奔逃的身影，不觉惊呼：“吴桥知县果真是王皓！”

当孔有德回头再寻那位白衣姑娘时，早已不见了踪影。姑娘走了，孔有德虽然感到有些奇怪，但心里反倒踏实了一些，他生怕半路惹出麻烦坏了正经事。他带着随从人马按照孙元化的布置

观察了几处地形，正在他们继续前行的时候，突然发觉身后似有人在偷偷窥探他们的行踪。孔有德不得不提高了警惕，生怕在这深山老林，势单力薄，中了歹徒的埋伏，于是决定提前回营。他带着马队沿着山道奔跑了一阵，凭着孔有德多年的作战经验，感到身后的那个影子还是没有摆脱。他便在副将与和京耳边低语一阵，自己带了几名军士闪到一片松林后面。可当孔有德再一次观察了一会儿之后，心头不觉一怔。原来，在暗中跟随他们的就是刚才那个姑娘。只见姑娘身形矫健，步履轻捷，身穿白绸衣裤，肩披一件白色棉斗篷，在雪地上丛林里奔跑，机敏得就像一只玉兔。他不再犹豫，决心问个明白，突然从松树林里转出拦住了白衣女子：

“姑娘，我们已帮你赶走了歹徒，你理应早早离开这是非之地，为什么还要跟着我们？”

姑娘见了孔有德不惊不怕，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地深深作揖，说道：

“多谢将军搭救之恩。不过，小女子已无家可归，望将军能收留我。”姑娘说着不觉愁容满面。

孔有德不愿招惹麻烦，想早早打发姑娘，于是说道：“军旅之中，留下了你一个姑娘，叫我部如何行军作战？”

“你们部队上不是还有许多家眷吗？”姑娘不依不饶。

孔有德一愣，心想这姑娘的嘴巴蛮厉害的，一时不知怎么劝住她。

姑娘见孔有德迟疑不决，觉得有了希望，于是又说道：“本姑娘初通武艺，还懂些文墨，决不会留下吃闲饭的。”

和京对这姑娘颇有好感，就在一旁帮腔："孔叔叔，丢下姑娘孤身一人，恐怕还得落到那帮坏人手里，孔将军不如把好人做到底。"

副将也劝孔有德收下姑娘，他沉思了一会儿，才勉强地点了点头……

2

风雪弥漫，在那条通往山东与京师交界的吴桥镇的驿道上，巡抚孙元化带着五六匹战马飞奔急驰。翻过一道山梁，这支飞驰的马队突然凝固般地站住了。

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一场鏖战。两支服饰、头冠完全相同的明军，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厮杀。硝烟裹着风雪，雪花混着血雨，翻滚着，旋转着，雪地上飞溅着鲜艳的血花，刀剑的撞击声、急促的喊杀声和濒临死亡者的惨叫声撼人心魄。一个个年轻强悍的士兵相继扑倒在雪地上，战士的鲜血把白雪染成了红色……

战斗越来越激烈……显然，是由于对方刀枪相逼和无数战友的伤亡，使双方由恼怒转变为一种复仇拼命的情绪，渐渐使这场偶然的冲突变得野蛮而又疯狂起来。

孙元化看着眼前这场亡命的厮杀，狠狠地抹去眼角的泪花，抬起枪来一声长啸，带着手下人马飞快地插进两军之中。他胯下的玉兔雕和银冠银甲银枪，犹似一朵飞流而来的白云从天而降。紧随他身后的戎装少年是和京，依旧是红冠红甲，骑一匹赤兔

马，使一对赤铜紫金锤，像一团燃烧的烈火。白云与烈火紧紧相随来到乱军之中，一个用银枪挑，一个用铜锤砸。两人挑开一双双僵持的战戟，砸散一对对拼命的刀枪……可是交战的双方犹如两头斗红了眼睛的犟牛，谁也不肯让谁，孙元化无可奈何，气得他锵啷一声，弹剑在手大声喝道：

“谁还不住手，本官就死给你们看吧！”

白衣将军怒吼的声音，仿佛一颗响雷在乱军中炸开。兵士们定睛一看，是巡抚大人孙元化。孙元化年过四十，面色清癯，浓眉环眼，三绺清须飘垂在胸前。这时，由于严肃、愤怒，更让双方兵士觉得英武威严。这时，混战在一起的军士似乎一下子被惊醒了，傻傻地看着对方呆住了，随着一阵锵锵啷啷的声响，双方士兵一齐扔下了兵器。这时，从混乱的人群之中走出一个浑身血污的人来，扑通一声跪倒在玉兔雕的前面。孙元化定睛一看是孔有德，真是本性不改，更觉气愤：

“你身为带兵打仗的大明参将，为何有此轻举妄动？”

“孙大人，我孔有德是您一手解救、栽培，自从归顺朝廷之后岂敢有半点二心。今日之事，实在是知县王皓公报私仇，从中作梗……”孔有德说着泪水涌出了眼眶。

三天前，在各种准备就绪之后，他按孙元化调防吴桥，救援新城、大凌河的安排，率领部队星夜从登州出发。部队在风雪之中长途跋涉，来到吴桥城下，已是人困马乏。可是，吴桥城门紧闭，不愿接纳部队。他估计知县王皓是故意刁难，无奈只得命部队先在城外驻扎，自己派人筹集食物，这一带百姓受吴桥知县宣传的影响，加上本来对辽籍战士偏见颇深，不愿供给粮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昨天早晨，孔有德听得营帐外面一片喧闹之声。他走出营帐只见自己的一个亲兵，被几个庄丁五花大绑着押进营帐来。那亲兵被打得鼻青脸肿，见了孔友德立即跪地认错，沮丧地向他说道：

“我错了，是因为捉了庄子上的一只老母鸡。”

来到吴桥之后，这个亲兵见自己的参将接连数顿无菜下饭，心里十分焦急。他连续两天早起去王家庄买鸡。王家庄本是王知县的老宅，村子里早已受到王皓部下的蛊惑，老百姓一家也不肯卖。亲兵气愤之下，刚才出村时顺手捉了一只鸡，恰巧被王氏家的一个奴仆撞见。奴仆不容分说，扑上来一顿拳脚。亲兵不敢还手，束手就擒被送回营来。孔有德听了亲兵的叙述，知道是知县蓄意闹事，虽觉王氏奴仆做法过分，但亲兵毕竟也有不是之处。为了息事宁人，他见人被打了，鸡也死了，当场命人取银赔鸡。

可是那几个庄丁，还是不依不饶，双手叉腰十分蛮横：“我家王员外关照，鸡死了不要银子，只要这偷鸡贼偿命。”

孔有德心中虽然有气，生怕矛盾进一步激化，又不好发作，只得忍着气耐着性子劝庄丁说：

“请回吧，我们有军法处置，决不会轻饶他的。”

结果，他给了这个亲兵以“穿箭游营”的严重处罚。军士们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一个个气得吹胡子瞪眼……

想不到今天早上，王氏受王知县指使又派人前来营房吵闹，正巧他带人出去察看地形不在营中。那个亲兵也是个血性汉子，昨天受足窝囊气，肚里正藏着一团火，经几个兵士一撺掇，一气之下，当场打散了庄丁兵勇，又把王氏昨天那个奴仆杀了，他自

己也刎剑而亡……孔有德心生怒气，但是生怕事情闹大，只好为王氏那个仆人料理丧事，又派部属上王员外家送银赔礼道歉。不想王氏依仗县里有知县、省里京里有王道纯做靠山，一贯横行乡里，今日他受王皓指使，更是变本加厉，小题大做，一面添油加醋向朝廷写诬告信，一面又调集人马驱赶部队。辽籍战士本来生性刚烈，早被王氏的所作所为气得咬牙切齿，见这帮人无理取闹，禁不住一哄而上，当场打退了知县派来的人马。一不做二不休，全体人马在孔有德指挥下一直开向城里。孙元化得到儿子和京的情况报告之后，生怕事情闹大，立即派一员总兵前来吴桥阻止孔有德部队进城，不想语言冲撞又发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冲突……孔有德说着事情的经过，不禁怒火中烧。

在一旁的和京听罢孔有德的话，就对着父亲高声大叫起来：

“此事可怪不得孔叔叔，吴桥狗官欺人太甚！部队长途行军人困马乏，又逢天下大雨，王皓不开城门……再说姓王的狗官，平日里强抢民女，杀人越货，横行乡里，是可忍孰不可忍！”

孙元化斥退了儿子，从马上跳下来。看到一个个自己亲手训练出来的士兵倒在血泊之中，心里十分悲痛。这些军士，除了一部分是孔有德从皮岛投诚来的之外，大多数是两年前他亲自从辽宁招募来的。这些兵士虽然行为粗鲁，却性格豪爽为人忠义，作战勇猛。平日他精心训练又教以使用西洋火器，作战时能攻善守，满兵见了无不闻风丧胆，满兵中自有“孙家兵不敢侵”之说，不想今日无故自伤自残，不觉热泪滚滚。

当天，他盛殓了死亡的战士，眼看无法再在吴桥立足，只得率部队退回登州……

3

孔有德被拒绝进城，又与自己人动武的消息传到白衣姑娘柳芸芸耳中，使她感到幸灾乐祸。那天回营之后，她被孔有德带到孙元化面前。听了孔有德情况汇报后，元化心里是不愿意收留她的，多亏了和京与那位忠厚的副将求情，也亏了她自己能说会道。最后，孙元化终于同意让她在孔有德帐下学习掌管文书，正好与和京一起侍奉孔有德。

侍奉孔有德，柳芸芸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接近了孔有德也就是说她的计划已成功了一半。这天，她正在起草一篇文稿，不由得又想起了那天峡谷中的事来……

她见少年挥舞赤铜紫金锤打散了王皓等一伙歹徒使自己免遭侮辱，心中十分感激。可是，当姑娘的目光落到孔有德身上的时候，刚从眼眶涌出的两行热泪立刻凝固了，她好像突然遭了雷击似的呆住了，仇恨的烈火把她惨白的脸烧成了彤红。眼前这个络腮胡子眉心长一颗黑痣的大汉，不就是她刻骨铭心多年来苦苦寻找的杀父仇人吗？“孔有德”这个罪恶的名字十多年来，一直像一条毒蛇缠绕在她的心里。她恨不得立刻扑上去砍他、杀他、啃他、咬他，但她知道这时要用武力去拼杀、报仇是不可能的。于是，她趁着和京与王皓一伙厮杀的混乱，飞快地收起兵器，飞身潜入道旁。

姑娘的心里好像打翻了五味瓶，自己也说不出是什么感觉。当她想起惨死的父亲时，刚才心中那股感激的蜜汁很快被复仇的

烈火吞灭了。

五年前，一个五月的夜晚，那时她才十二岁，睡梦中她突然被一阵嘈杂声惊醒，她刚睁开眼看见母亲瘫倒在地上哭叫着父亲的名字，几个蒙面强盗围着母亲，其中为首的一个大汉手里提着父亲的人头，用刀逼着母亲喝问：

“若能说出银箱下落，便可赎出你男人的头颅！”

母亲拉住蒙面汉的衣服，哀求：

“好汉，我男人堂堂正正做官，清清白白做人，从不做偷鸡摸狗之事。我家里若有不义之财，你们尽管拿了去。”

“呸！”大汉一把推开母亲大声说道，“狗官没有一个好的！”

母亲被推倒在地上，昏死了过去。

小芸芸看到这里不顾一切地从帐子里跑出来，扑到母亲身上大声哭喊起来。

这伙强盗翻遍了整个宅子一无所获。临出门时，那个蒙面大汉摘下面罩，指着芸芸和老仆人，说：

“好汉做事好汉当，大闹吴桥之事乃是皮岛孔有德所为。我们念柳洪还做过几件好事，留下你们几条性命。”

孔有德说罢，扔下父亲的头颅，扬长而去。

“孔有德”这三个字，就这样刻骨铭心地记在小芸芸的心头。她记得真切，孔有德有一脸胡子，眉心还有一颗黑痣……

她到孔有德营帐已近一月，脑子里时刻出现父亲血淋淋的脑袋和那个扯下面罩的大汉。孔有德越是对她关心照顾，她就越觉得是虚情假意。她本想早日动手杀了仇人为父亲报仇，可是，孔有德的侍卫整日不离左右，就是晚上睡觉门口也有哨兵站岗。怎

么办呢？她愁肠百结，心里难受得犹如猫抓一般，她知道硬拼是不行的，那怎么办呢？苦无良策。这时，门外传来了喊声。

“芸姐，来客人啦！”

和京带着一位老人走进门来。芸芸定睛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原来是家里的老仆人，忙问：“公公何事？”

老人走得气喘吁吁，和京说：“快让老爷爷休息一会儿吧！”

柳芸芸担心老仆人的出现会打乱自己的复仇计划，直到和京又一次招呼她，她才发现自己有些失态，她不该这么傻站着，于是忙拉起老人的手走进屋子……

4

部队回到登州之后，孙元化处罚了几个为首闹事和情节严重的军士，也怒斥孔有德鲁莽，并立即修书呈报山东省巡抚兼御史大夫，陈述吴桥事件的全部经过。

正在他焦急地等待批复的时候，巡按御史王道纯，突然来到了登莱巡抚衙门。孙元化已经了解到王皓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多半倚仗了王道纯的势力。今天，王道纯的突然到来，使他心里更加惴惴不安起来。他先将吴桥事件的经过做了详细汇报，并说明部队只是双方一时冲突，绝不是什么蓄谋已久的叛乱行为。至于孔有德与王知县之间，也只是一个小小的误会。孙元化说到最后，十分歉疚地道：

“希望御史大人代为具奏，请圣上谅鉴。”

其实，王道纯并不愿听孙元化的解释，他是要孙元化拿下孔

有德，遣散孔有德皮岛人马。王道纯专横武断地说："孔有德海盗出身，终究贼心不死，留着定是朝廷的心腹之患。"

王道纯的话使孙元化十分吃惊，他据理力争："吴桥之哗变，完全事出有因。"

"孙大人，"王道纯反剪着双手，高傲地在屋里踱着，心想孙元化依仗手中兵权，恐怕不肯轻易就范，还得抬出后台来，"本官今天可是奉了温大人之命而来的。"

元化不觉一愣，心想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他对温体仁没有什么好感，他前不久才排挤了前任内阁大学士取而代之……元化虽然心中不满，还是耐着性子恳求王道纯：

"望大人禀明阁老，养兵千载，用兵一时，眼下可是用兵的关键时刻呀……"

"孙巡抚想保住孔有德部队，嗯——也不难。"王道纯拿起桌上的盖碗，喝了一口茶，慢慢咽下去，高深莫测地说道，"不过……"

元化见他说话吞吞吐吐，心里不觉有些疑惑。但心想只要能保住孔有德部队，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呢？

王道纯似乎把什么都看在眼里，狡黠地一笑：觉得目前还不能和盘托出，就来了个以攻为守：

"孙巡抚，你竭力为孔有德说话，不怕别人说你徇私吗？"

"徇私——"

"我爹爹徇什么私？"儿子和京突然闯进来，嗞啦一声撕开父亲的棉袍。元化肩头露出一道长长的刀痕。屋外的山风在呜呜地叫着，被卷起的枯枝败叶像一群鸟雀似的在院子里乱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